

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口述历史⁽²⁾

转战南北一百天

◆ 徐伟宇

我非常庆幸与万国拥有的机缘,更感恩能走进这个开明、积极、专业的集体。迄今回忆起要去万国上班时的心情,依然有难以抑制的激动,那是对全新行业的兴奋,虽然前路有太多未知,但我却只看到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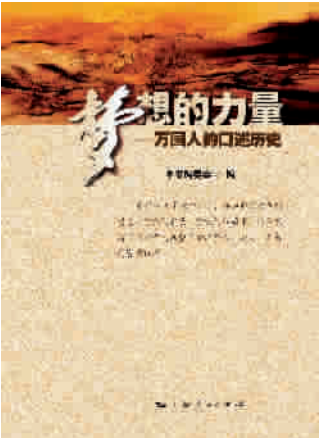
在万国工作三个月后,我方方面面的事情做了不少,对投资银行业务有了初步的掌握、了解和认识。1993年9月初接到任务,领导让我去山东济宁出差,为鲁抗医药公司做上市前的辅导事宜。

虽然以前我也常一个人出差,但作为在万国的第一次,还是很有种被委以重任的感觉,我特意去买了一只新皮箱,除了几件衬衫、一件茄克,装的是满满一箱资料。

到了鲁抗后我立即投入其上市前的辅导工作,当时他们离上市还有一段距离,所以除了初期内部辅导、材料收集整理外,还经常陪同企业领导一起去当地政府进行接触和沟通。十几天下来,工作进行得算是很顺利,正准备暂告一段落回上海,万国领导从上海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无论多晚,一定要赶到西安,筹备陕国投上市的事宜。还记得当时接到电话已是傍晚时分。

鲁抗位于山东济宁,当地出行只有火车,而且火车卧票很是紧张,终于在鲁抗领导的关心帮助下,于凌晨两点登上了火车,匆匆告别了齐鲁大地,只身向大西北进发。

缓慢的列车,沉闷的夜晚,彻夜未眠,一路上我都在研究有关定向募集公司的有关法规条例及相关资



料。由于当时公司还没有定向募集公司推荐上市的案例可供参考,所以对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内心充满忐忑。

第二天晚火车终于到达西安,我被接到陕国投公司总部所在宾馆,接到的任务是“两周之内,必须准备好所有上市需要申报的材料”。“两周”的期限对于券商来说意味着一场硬仗,但在“慢一步,断条路”,且政策多变的当年,时间和机遇是最重要的,我非常理解他们的要求。

于是我便开始了和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同吃同住没日没夜工作的日子,只有当累极回到住处,瞥见窗外萧索的城墙,才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异乡客。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配合下,我们终于赶在10月中旬准备好了所有上市申报材料。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领导们的预期是一个月而非两周。接下来,我和陕国投的老总带着材料飞赴北京,一路上从和他交谈的言语、神



态中我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

果不其然,到北京住下后,总经理告诉我说有人通过了内部公关,董事长迫于压力 and 情面想要换券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我一下子打蒙了——如果万国真被临阵换掉,不仅意味着这么长时间的辛勤工作被无情抹杀,我无法向公司交代,更会给万国的声誉带来负面的影响。

其实陕国投也意识到整件事情对我很不公平,老总也一直在宽慰我,可我还是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寝食难安——对于一个刚被委以重任的“新人”,在自己毫不知情、毫无过错的情况下出了事,真是苦不堪言!我茶饭不思,只想着怎么能把事情解决,怎么能尽快化解这无妄之灾。

在向投行部领导汇报后,倪新贤老总非常理解我的处境,他说:“别急,实在不行,公司是不会怪你的。”他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打定主意要“从最坏的角度打算,向

最好的方向努力”。

很快我见到了先到北京、同住一个酒店的陕国投董事长,我还记得当时进董事长所住房间时,只见他靠在沙发上,手腕上插着吊瓶的针管,面色疲惫,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秘书在旁照顾着。

我说明了来由和原委,董事长一直闭着眼睛一声不响。我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只要事情没有板上钉钉,我就还有希望,千万不能放弃。就这样,我和董事长整整磨了两天,他从高高在上变得平和,变得对我同情,终于作出决定——让我接受另一券商和我公司一起作为陕国投上市的联合推荐人,后经公司同意,事情终于圆满解决。这时已是10月底,北京已很冷,我忙赶去西单商场添加秋衣裤。

正当工作又将告个段落,我觉得终于可以回上海的时候,又接到了公司打来的电话,让我赶赴天津,负责天津劝业场上市的项目。当天劝业场

■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八日,万国证券在上海首次采用公证抽签的办法,发行上海中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股票

便派车来北京接我,到达天津时已是夜色阑珊,我被直接送到饭店,劝业场领导已在那里设宴迎接,那场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倍感温暖。

第二天,第一次工作协调会早上8点在劝业场召开,董事长一见到我就关切地问:“你怎么穿这么少啊?”其实我9月初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是夏天,不知不觉已经离家两个多月了,整天都在忙着工作,根本没觉得冬天已经来了。董事长得知后,二话不说,立刻让人从商场里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件风衣送给我。这雪中送炭的温暖,让我一个不停奔波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情谊和温暖。

与劝业场的合作很顺利,其间有件趣事:有一天我听新闻,说天津发放股票认购证,但根本没有人买。我便对劝业场的人说,这是个大好事,上海买的人都发财了,你们快去买吧。几个听我话的人都因此发了财。

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终于在12月22日圣诞节前两天,我将天津劝业场的材料报送到了北京证监会。还记得那天北京下着雪,劝业场赵熙珍老总请我在保利饭店一起过了圣诞节,算到那天,我已经出差将近4个月了。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依然是我人生中跌宕起伏的一笔,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流,那这短短百天里,我曾湍急的漩涡,也曾是高耸的瀑布,我穿过蜿蜒的河道,也曾作为山涧享受明媚的阳光。我很感激万国,能放心大胆地让我锻炼,而且在紧要关头给了我如此充分的信任,也感激一起同心同德合作过的企业。

徐伟宇 曾任万国证券投资银行部经理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20.慕尔堂:圣光照耀着的这个空间

孙科别墅之后,或几乎同一时刻,邬达克作了慕尔堂(今叫沐恩堂)的设计,一个与焉息堂的罗马风意味截然不同的教堂,教徒也迥然不同,前者信奉的是天主教,后者则是基督教,它是六大教派中的一派:卫斯理教派,那教堂庄严而绚丽地坐落在西藏中路与汉口路的街角之处。因了这设计是教堂的缘故,对邬达克来说,它便具有超越寻常俗世建筑的意义。这不是我个人的推断,也不是后来历史的假设,在邬达克写于1941年的自传中可以得到佐证,“我父系的先祖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西南部切斯特赫尼和奥尔索米克辛的磨坊主和农场主。我母系的先祖则是路德派牧师”。

有种说法,当慕尔堂于1929年8月开始设计,又于1931年3月彻底完工,这之间,建筑设计费用有关方面似乎拖欠严重,为此,邬达克同样求助了孙科先生。历史记载了孙科的援手,邬达克的感恩回报,将他设计并想用来自己居住的哥伦比亚路63号别墅以最低价转让给了孙科。1931年3月,当邬达克设计的慕尔堂耸立在上海天空下时,又有谁能够测量出邬达克对宗教的那番情感深度?多少年后,当我在海通证券大楼28楼匈牙利领事馆向文化领事李雅媚女士作一个求证时,她如此回答了我的询问,“早年的邬达克,与匈牙利国民一样,将宗教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他离开上海前往梵蒂冈参与圣彼得墓的挖掘工作时,才真正地领悟了上帝与亡灵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或许最为接近邬达克的内心,我们据此可以将之前与之后邬达克对教堂的设计,都看作是他走向终极真理的一个过程。

光非常奇异地在眼前焕发着。光从高耸的塔楼上焕发,光从塔楼的精工细作的花窗中透现,光投射在教堂的立面,勾勒着空间与空间的衔接处,光如此清晰地呈现着教堂大门,一切细节纤毫毕现,其中,十字架下的那行字:真理使尔自由。光让这幢邬达克最为倾心设计的

建筑增添了多少奇幻色彩,而在教堂内部,1931年之后,无以计数的爱心活动一一地举行,光温暖地笼罩着一切。问题是邬达克站在所有被大爱与小爱感动的男女身边了吗?他感觉到光的波动,并让时光由过去向未来一路地过渡而去了吗?

慕尔堂坐东朝西,为美国学院式哥特建筑,正中为大堂,三跨空间,其中中央跨度特大,三面围有挑台,共设1000个座位,其中正厅560人,楼座380人,唱诗班处60人。西南角有塔楼一座,外立面全为深褐色面砖,墙角和窗框镶嵌卵石,显得古朴和神秘。1936年,有位美国教徒捐款,在塔楼顶部安装了一个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底座装了马达,夜晚,那十字架向四个方向缓缓转动,与星光交相辉映,煞是好看。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牺牲在中国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葬礼,便是在慕尔堂中举行。当天,上海各界下半旗志哀,整座教堂被围得水泄不通,最后竟然还有一千多位来宾没能进入教堂。各界人士所送的花圈用了四十多辆卡车才全部装下,其中也包括了蒋介石先生、宋美龄女士献的花圈。

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期间,慕尔堂收留各界难民千余人,还组织难民学擦皮鞋、理发等用来谋生自救。1935年美国教会援华会总部设在慕尔堂,将大批物资转分到全国各教会团体,慕尔堂也接受其中一批救济物资,分发给上海的贫困教徒。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慕尔堂被日军占领,骄横的日本人将这里当作他们的宪兵司令部,基于大和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不屑一顾,日本人竟然将慕尔堂的大堂改作马厩,庄严的祷告之处,时时可闻日本军人和日本战马放肆的声息。1958年,邬达克设计的慕尔堂改名为沐恩堂,意思“沐浴在主的光芒”中;又是多少年后,沐恩堂启动了修复工程,其中的一个修复便是塔楼顶部的那个霓虹灯十字架。

有一点毫无疑问,在1933年出版的一本上海名人录中,收进了上海建筑师六人,其中,外国建筑设计师两人,那就是公和洋行的威尔逊与邬达克打样行的邬达克。邬达克成为上海建筑设计师中的翘楚,这完全缘于他的一系列精彩至极的设计,这其中,便有慕尔堂,这个壮丽而辉煌、光明而绚丽的空间。

5.送来一位好搭档

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考上大学是件了不得的事。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村里人还是陆续知道了。父母的脸绽放成两朵鲜花。当他们目睹我撕烂的通知书时又愁成离了枝的花。当确定已无可挽回时,只好挂着泪花为我整理行装。

当大学敞开胸怀拥抱1983届新生的时候,18岁的我,迎着微彤的晨曦,踏着初秋的朝露,到县级市金海湾吕剧团报到了。吊嗓子、压腿、练台步、戏剧理论学习、传统剧目排练,一年的强化训练,使新学员与老演员顺利接轨。我主演的《姊妹易嫁》和《借亲》,无论手眼身法步,还是唱念做打,都获得了领导、前辈及观众的认可。

眼一睁一闭,两年“嗖”地一下过去了。这两年,我令大家折服的不止演技还有人品。首先,我特敬业。其次,勤劳质朴。另外,性格随和跟大家相处融洽,尤其与舍友白云亲如姐妹。生活上,我穿得最朴素吃得最便宜。起初有人误解我抠门,后来知道我为父母治病才节衣缩食及甚为钦佩。

我的境况,引起一把手周正善的注意。周书记是奔五的人,人如其名,正直善良。我为父母送物送药,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我下乡时,他让司机拉着探望了我父母,临走,掙下1000元钱。1985年的1000元是啥概念?我月工资才40元啊,是我两年的收入啊!对这笔不菲的馈赠,我自然不能接受。“我谁呀?你领导哎,不是外人啊!在家靠父母,出门就是要靠朋友和领导呀!朋友只是深情,而领导不仅尽情还要尽责!你不妨换位思考,假若你是领导,下属有了困难,你会袖手旁观吗?”凝视那双真情的双眸,胸中一片潮热。哦,信封里装的是一份心意、一份善意、一份情意,没理由拒绝!

书记办公室。我正校对剧本儿,文化局杨局的声音从外面飘进来。“洁雅,这回,我可给你送来一位好搭档,他叫田野,好小生啊。”回首,一个约二十四五的小伙子伫立眼前。长脸,浓眉毛,高鼻梁,深邃的眼眸散发沉郁。高而帅,酷而冷,文静而英气。当杨局把我介绍

给他时,我把微笑和手递给他,他只淡淡说声“你好”,眼角眉梢流淌着孤傲。

排练大厅。

当大家听杨局介绍他刚从部队文工团退伍时,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来,唱一个!唱一个!”

被大家簇拥到台中央的他先给大家行了一个军礼,接着来了个简约开场白:“承蒙各位的热情,下面献上一首《乌苏里船歌》,还请老师们多多指教!”

“阿郎赫呢那……阿郎赫呢那……”一曲婉转悠扬的歌曲,被他用明亮宽厚的嗓音在排练大厅的上空激情地演绎着,所有人都被他带进艺术的天堂。一曲终了,大厅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看来,歌舞团才是让他尽情挥洒的地方,因为他的发声是正规声乐,跟吕剧唱法根本不是一个范儿。接着,他又操起二胡为大家演奏了《二泉映月》,他把阿炳那如泣如诉的忧伤演绎到极致。

他的出现,给剧团带来新的活力,剧团刮起声乐流行风,青年们都围绕着他声乐。虽然他除去“教学”时间依旧不苟言笑,但多数没男友的姑娘还是喜欢上了他。自己呢?他的俊朗多才要让人说不喜欢都难啊!

我对他的欣赏,是清晰的,透明的,就像北国晶莹的雪花;对他的喜欢,却是糊涂的,模糊的,宛如江南朦胧的烟雨。

他会像我欣赏他一样地欣赏自己吗?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凝视我的眼神儿有点怪怪的,好像欲言又止。特别唱《望星空》时,当那句“我望见了你呀,你可望见了我的”歌词徐徐从他口中吐出时,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凝视我,在目光交会的一刻,那微微的笑意令我心旌摇曳!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来电吗?

“你没听说吗?他找女朋友的第一条儿,也是孝顺他老妈妈呢。”

“你放心,洁雅肯定不会,他俩的追求是矛盾的,相克的,指定走不到一起的……”

他的家庭情况到底怎样?与我真是矛盾的?相克的吗?

这一夜,我就这样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养女

刘洁

